# 清代编录《天一阁书目》考

李世愉

有关天一阁书目的研究考证，自民国以来不乏其人。陈登原著有《天一阁藏书考》,①冯贞群撰有关于天一阁书目的《旧目考略》,②他们对清代及民国时编录天一阁书目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，颇多精采之处。但迄今似未引起目录学家的注意，以至关于清代天一阁书目的著录情况仍然淆乱不清。特为此文，略加阐明。

天一阁为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之所，建在浙江宁波东的月湖之西。范钦“性喜藏书，起天一阁”，取“天一生火”之义以避火。“购海内异本，列为四部。尤善收说经诸书及先辈诗文集未传世者。浙东藏书家，以天一阁为第一”③。

范钦在世时，即曾编制天一阁藏书目录《范氏东明书目》④和《四明范氏书目》二卷,⑤但均未流传。范钦之后，不断有天一阁藏书书目的编录，如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的《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》四卷（二册）；黄宗羲曾应邀编纂《范氏天一阁书目》，并撰《天一阁藏书记》；沈叔埏《颐彩堂文集》中亦有《天一阁书目》。然而这些书目亦皆失传。因此，清代以前天一阁藏书的实际情况难以确知。

今天能够见到的天一阁书目，各家著录不一，据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及来新夏主编的《清代目录提要》⑥所录，即有八种之多，现抄录如下：

1.《天一阁书目》四卷，汪本撰。

2.《天一阁见在书目》六卷，薛福成撰。⑦

3.《天一阁书目》四卷，附碑目一卷，范懋柱撰，嘉庆十三年陈廷杰刊本。

4.《天一阁书目》十卷，补遗一卷，附天一阁碑目一卷，阮元、范邦甸等编，嘉庆十三年扬州阮氏文选楼刊本。

5.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十二卷，刘喜海撰，清抄本（天一阁文物保管所）。

6.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四卷，薛福成等撰，光绪十五年崇实书院刊本。

7.《天一阁书目》一卷，佚名编，清抄本（北京图书馆）。

8.（四明）《天一阁藏书目录》不分卷，佚名撰，宣统二年《玉简斋丛书》本。⑧

除了两种抄本外，有清一代是否真的有过六种关于天一阁藏书目录的不同刊本呢？下面，略做考证，辨其源流，以供使用《天一阁书目》者参考。

## 一

北京图书馆藏《天一阁书目》一卷抄本，当是今天所见最早的一份书目。据《清代书目提要》介绍，该书目虽作者、成书年代均失载，但有两部留存，一部为康熙年间宋荦家抄本，另一部前有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）林佶手跋，书后标记一行云：“共计四千五百二十部”。两部抄本均不分卷，且均未按《四库全书》分类，而是分制书、诸经、四书、史、实录、志、经济、官制、出使、奏议、兵家、刑名、儒家、释家、道家、子书、集、选诗、古文、类书、词曲、策论表赋、小说、礼乐、博古、阴隙、天文、杂技、书画、地理、医家、星相、农家、人物、姓氏、列传共三十六类。从各类编排的实际情况看，官制以《大明会典》居首，礼乐以《大明集礼》居首，很可能是范氏原目抄录本。此书目著录极简，只录书目、册数，不记卷数与版本。阮元后来编著的《天一阁书目》中，有六十余种清人著述及清刻本不为此书目所著录，似亦可表明此目出自明末范氏原目，反映了天一阁明末清初的藏书情况。关于这一抄本，陈登原在考察天一阁藏书时只字未提，而冯贞群的《旧目考略》中亦无该目。

天一阁藏书闻名于世，除黄宗羲等为浙东学术文化大加弘扬外，还因清修《四库全书》，范氏献书尤多而显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），清政府命各省搜集遗书。三十八年二月，成立“四库全书馆”，开始了大规模征求遗书活动。三月二十八日颁旨，对私家所藏，“无论刻本写本，皆官为借抄，仍将原本给还”⑨。次日，乾隆帝谕军机大臣等：“江浙人文渊薮……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，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，常熟钱氏之述古堂，嘉兴项氏之天籁阁，朱氏之曝书亭，杭

州赵氏之小山堂，宁波范氏之天一阁，皆其著名者，余亦指不胜屈，并有原藏书目，至今尚为人传录者。”[10]因此，要求各地方官作速认真办理。同时，乾隆帝还制定了对献书多者的奖励办法，如赐书，“亲为评咏”等，以使“收藏之家，益增荣幸”。四月，范钦八世孙生员范懋柱应诏进呈天一阁藏书 638 种。[11]范氏献书中，蒙乾隆帝御笔题诗者有《周易要义》十卷（宋魏了翁纂）、《意林》五卷（唐马总纂）。天一阁由此而名声大著。乾隆三十九年六月，特颁谕旨，称“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，所进之书最多。因加恩赏给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部，以示嘉奖。闻其家藏书处曰‘天一阁’，纯用砖瓦，不畏火烛。自前明相传至今，并无损坏，其法甚精。著谕寅著（杭州织造）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……今办《四库全书》，卷帙浩繁，欲仿其藏书之法，以垂久远。”[12]十月，命建文渊阁于文华殿后，乾隆帝在《御制文渊阁记》中尚称：“阁之制，一如范氏天一阁。”[13]四十四年六月，又赐范家《平定回部得胜图》十六幅。五十二年二月，再赐《平定两金川战图》十二幅。这两次恩赐，显然不是奖赏范氏进书，而是借天一阁传扬清廷武功盛名。

因献书、赐书，天一阁蜚声远扬，范家对藏书情况势必进行一番清点，前列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当出自此次清点之后。该藏书目录，系罗振玉据抄本收入《玉简斋丛书》。书目不分卷，亦不分类，仅按橱登录书名、册数，不记撰人、卷数、版本。书橱编号用千字文，共有天、地、元、黄、宇、宙、洪、荒、日、月、盈、昃、辰、宿、列、张、寒、来、暑、往、秋、收、冬、藏、闰、余、成、岁、律、吕、调、阳等三十二橱。宇、寒、来、成、阳等字号橱内贮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其余书橱存书共四千七百一十二册。[14]从书目中著录了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，即可断定，此藏书目录成于乾隆三十九年赐书之后。卷末有“嘉庆壬戌岁六月二十日客寓金阊录”十五字，据此则应在嘉庆壬戌（七年，1802）之前编录。从目录中无赐《平定回部得胜图》和《平定两金川战图》，似应成于乾隆四十四年六月之前。但因该目不录地理书以及医书、登科录、乡试录等，不为完目，因此尚不能仅以未收两图而断定其成书必在乾隆四十四年之前，从其仅以橱号编目来看，属范氏清点藏书的记录又是毋庸置疑的，而且只是范氏清点书目的一部分。

如果说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只是范氏清点藏书的一份清单的话，那么紧接着范氏后人便推出了最为详明的《天一阁书目》。

## 二

《清代书目提要》有关范氏后人所编《天一阁书目》的著录，作如下介绍：

范懋柱（约 1718—1788），字汉衡，明范钦八世孙。“嘉庆中，浙江巡抚阮元屡至天一阁观书，因见金石拓本已编目，遂命范氏后人登阁分橱写编之。后阮元又与道台陈廷杰谈及，遂嘱府学教授汪本负责校刻。本目前有阮元序记之甚详”。

书目“首列御赐书、御题书、御赐图、进呈书。御赐书一种，系修《四库全书》时，乾隆帝因范氏进呈书多而赐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一万卷。御题书二种，是乾隆帝题于进呈书上发还的，一为《周易要义》，目下录御题五言古风一首，一为《意林》，目后有御制七绝三首。御赐图自《平定回部得胜图》至《平定两金川战图》共二十八幅，进呈书六百二种，只列书名、卷（册）数，其中有二老阁进呈书四十四种，挑取备用进呈书五十种”。

“书前有黄宗羲撰《天一阁藏书记》。《碑目》系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范懋敏编，钱大昕鉴定。录周至元碑拓七百二十余种”。

其分类，经部九类，二百二十六种；史部十五类，一千二百七十六种；子部十四类，一千零十一种；集部六类，附补遗、范氏著作，八百八十种。[15]

从《清代书目提要》著录范懋柱撰、陈廷杰刊《天一阁书目》四卷附碑目一卷的内容考察，与其著录阮元、范邦甸等编《天一阁书目》十卷（《补遗》一卷附《天一阁书目》一卷）的扬州阮氏文选楼刊本，应是同一刊本。

让我们先来翻检一下阮氏文选楼刊本。其书前有阮元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冬至日序——《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序》。书序称：“余自督学至今，数至阁中翻所藏书。其金石拓本，当钱辛楣先生修《鄞县志》时即编之为目，惜书目未编。余于嘉庆八、九年间，命范氏后人登阁分橱写编之，成目录一十卷。十三年秋，以督水师复来宁波，与宁绍台道陈君廷杰言及之。陈君请观其目，遂嘱府学汪教授本校其书目，金石目并刻之。刻既成，请序焉。”又云：“刻目录既成，即以板畀其后人庋阁下，甚盛举也。”序末还有一句：“又黄梨洲先生有《天一阁藏书记》，亦录而刻之于卷首。”

在黄宗羲《天一阁藏书记》之后，为“圣谕”，署“浙江巡抚臣阮元敬刊，宁波府鄞县学廪膳生员臣范懋柱恭录”。所录有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上谕、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上谕、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上谕、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上谕、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及藏书总目。御赐书一种一万卷、御题书二种十五卷、御赐图二种二十八幅、进呈书六百九十六种。在“进呈书”书目前，署“宁波府鄞县附学生员臣范邦甸恭录”。以上为卷一之一，卷一之二为经部。卷二之一、之二为史部。卷三之一、之二为子部。卷四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为集部。集部之后为补遗，补遗之后为范氏著作。再后，为乾隆五十二

年钱大昕序，接着是《天一阁碑目》，署“司马公八世孙懋敏苇舟编次男与龄、遐龄校字，嘉定钱大昕竹汀鉴定”。

仔细翻检了阮氏文选楼嘉庆十三年刊本《天一阁书目》，并认真读过了阮元的书序之后，问题一下子都清楚了。

关于署名问题，署“范懋柱撰”者，一是根据“圣谕”部分的署名“范懋柱恭录”而来，二是天一阁献书以范懋柱名见知于朝野。至于署“阮元、范邦甸等编”者，是因为“进呈书”部分的署名为“范邦甸恭录”，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署以“汪本撰”，是据刘锦藻《皇朝续文献通考》，但也可由阮元书序得到解释：嘉庆十三年秋，阮元复至宁波，与宁绍台道陈廷杰言及《天一阁碑目》，陈廷杰“嘱府学汪教授本校其书目，金石目并刻之”。汪本因校其书目，而被刘锦藻和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的编录者误作撰者。所谓“嘉庆十三年陈廷杰刊本”，更是由此引出的。

再说卷数问题。阮氏文选楼刊本《天一阁书目》的分卷前面已经谈到，以御赐书、御题书、御赐图、进呈书为卷一之一，经部为卷一之二，史部为卷二之一、之二，子部为卷三之一、之二，集部为卷四之一、之二、之三、之四，实际上，是以四部为四卷，在部（卷）下再析分为十，但并无卷五至卷十存在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，从阮元序文中或可推测出来。嘉庆八、九年间，阮元“命范氏后人登阁分橱写编之”。范邦甸等最初按照《四库全书》的分类，将天一阁藏书编录为四卷。十三年，阮元再来宁波，与陈廷杰谈及书目之事，‘陈君请观其目”，仍为四卷，所以才有四卷本为“陈廷杰刊本”的说法。大约在汪本“校其书目，金石目并刻之”的过程中，考虑板叶多寡，为刻印装订整齐，才分作十册的，仍由四部统之，故有卷一之一、之二，卷二之一、之二……这样的卷目出现。稍加留心，是可以看出以四析十的痕迹的。在子部总目前面，仍然刻的是“天一阁书目卷三”，随后才是“天一阁书目卷三之一，子部，儒家类。”

按此说法，似乎有一个范懋柱等编录的四卷本的《天一阁书目》存在。但如果是嘉庆十三年刊本，前有阮元序，及黄宗羲《天一阁藏书记》，后有《天一阁碑目》，则绝非范懋柱等最初编目，因为范懋柱已在乾隆间去世，嘉庆八、九年间阮元命范氏后人登阁编目，此“范氏后人”绝不可能是范懋柱。

综上所述，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著录的汪本撰《天一阁书目》，《清代书目提要》中范懋柱撰《天一阁书目》，阮元、范邦甸等编《天一阁书目》，三者实为同一书目。由于著录者不明原委，以致误作三种不同的书目。对于这一书目，笼统地称作阮元《天一阁书目》虽无不可，但应明确，该书目的“著作权”不在阮元，阮元只是命范氏后人登阁编目，范邦甸等编录成目之后，阮元向陈廷杰推荐，陈廷杰过目后由汪本核校刻印，阮元作序，为阮氏文选楼刊本。实际著作权仍在范家，应署“范邦甸等编录”。卷数问题，统一为四卷十册较为符合实际。书目后所附《天一阁碑目》由范懋敏编录，钱大昕的序文交待得很清楚，此不赘述。这一书目，为天一阁藏书尚为完璧之时所编较为完善的书目，基本反映了清代嘉庆以前天一阁的藏书情况。对其优点、缺陷，以及著录内容、利用价值等，各家著录都有明确论述可以参考。

## 三

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刘喜海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十二卷抄本，较少为考察天一阁藏书的诸家所提及。

刘喜海，字燕庭（一作燕亭）山东诸城人，嘉庆二十一年（1816）举人，官至浙江布政使，好藏金石。所藏图书，有自编书目。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著录其编著有《嘉荫簃藏器目》一卷，《陕西得碑目》二卷，《长安获古编》二卷、《补遗》一卷，《三巴孴古志》不分卷，《苍玉洞题名石刻》一卷，《论泉绝句》二卷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刘喜海任浙江布政使，登天一阁看书，随手抄录，编成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，分经、史、子、集、丛书五类，依阮元序《天一阁书目》分类次序排比。间有不当处，则依《四库全书简明书目》分类次序更定。前目中时代先后失序、刊写讹舛处，大都作出更正。见存书均注明“全”或“缺”。缺者注明见存卷数。前目未著录之书，均一一注明。卷一经部，一百一十三种。卷二至卷六史部，九百一十四种。卷七至卷八子部，四百三十五种。卷九至卷十一集部，六百三十一种。卷十二为外编丛书类，一百三十种。总计二千二百二十三种，内有前目未著录书四百七十种。此目无序跋，仅有《例言》七则。因其为未完之作，未经刻印。原稿于1934年由张镜夫发现，添入张氏跋语两篇。[16]

此后，则是薛福成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四卷，首、末二卷。

光绪初，宁波知府宗源瀚聘何松等三人登天一阁分编书目，半年稿成，然因宗源瀚去官而未及刊印。光绪十年（1884），薛福成任浙江宁绍台道道员。公务之余，“尤加意于阁书。既以俸钱葺治其屋，又欲刊见存书目。取阁藏新修稿本而读之，则讹舛乖谬指不胜屈，盖非明经（按：指何松）定本也。乃尽检阁书，重为编次，成目六卷。适（钱）学嘉游甬上，即命任校刊事”[17]。历时二年，三易其稿，至光绪十五年由崇实书院刊行。

该书目依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例编次，《四库全书》未收之书，据其旨意归类，与此前书目不能尽合。著录图书，以乾隆朝为断限。卷首如阮元所定

《天一阁书目》，为圣谕、御赐书画目等。卷一经部，一百种。卷二史部，八百四十二种。卷三子部，四百八十一种。卷四集部，七百三十种。卷末为《重编进呈书目》、《二老阁进呈书目》、《天一阁校刊二十种奇书目》、《范氏家著书目》、《见存碑目》、《见存石刻目》、《新藏书目》。各书注明“全”、“缺”，兼注见存若干卷。见存书目，不及旧目一半，但也有“旧无其目，今有其书”的情况。《重编进呈书目》，根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及《浙江采集遗书总目》校对增补，比阮元所定书目多三十六种。整个著录，较前目为胜。然其“印记不著”，“虫残水渍不复成书，又非珍品，则稍从删汰”，特别是“科举帖括、家传行状、唱和劝善诸刻，其书既陋，其人不传，则竟从删置”⑱，是该书目最大的缺憾。该目经、史、子、集为四卷，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著为六卷，是连同卷首、卷末合为六卷。二者实为一书。

以刘喜海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十二卷，薛福成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四卷互为核校，则可见鸦片战争以后天一阁藏书的状况。再对照阮元作序的《天一阁书目》，则可尽知天一阁藏书在有清一代前后变化了。

---

①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年出版。

②收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1940年印行《鄞范氏天一阁书内编》八《附录三》。

③光绪《鄞县志》卷36，《范钦传》。

④朱睦㮮《万卷堂书目》，收《玉简斋丛书》。

⑤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，《丛书集成初编》。

⑥齐鲁书社1997年出版。

⑦以上两种见《清史稿》卷146，《艺文志二》，史部，目录类。

⑧以上六种见来新夏主编《清代目录提要》。

⑨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29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丁巳。

⑩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29，乾隆三十八年三月戊午。

⑪据《浙江采集遗书总目》。《鄞县志》作602种。附二老阁书94种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天一阁本96部，存目377部，合计为473部。这里，几个数字不一，特别是《四库全书》所用与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差距甚大。其原因，一是统计数字或许有误，二是进呈书不一定全采用，三是范氏所献书中多有重复。据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35，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乙亥载：“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俱呈请抒诚愿献……范氏藏书中，有与前奏单内各书重复者颇多，已经检除……此项检出书籍，自应先行给还。”

⑫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61，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丁未。

⑬《清高宗实录》卷968，乾隆三十九年十月乙未。

⑭按橱数所列书目的实际数字统计，当为四千七百二十册，“十二”或为“二十”之误。

⑮《清代书目提要》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，第68—69页。

⑯参见冯贞群《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》，附录三《旧目考略》。

⑰钱学嘉《薛氏天一阁见存书目跋》，《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》附录三。

⑱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凡例。

(作者李世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；邮编：100732)